

9月20日 | 斯托花園 (Stowe Gardens)

一座把政治、歷史、自由與「自然」一起寫進土地裡的花園



從湖面望向斯托宅。這幅景色越像自然，越要提醒自己：水面、樹群、草坡、道路與遠方建築的位置，其實都經過長時間計算與改造。

斯托可能是這趟旅行裡最需要「先知道故事」的地方。因為它不像城堡那樣，一走近就知道自己應該看什麼；也不像沃德斯登那樣，華麗本身就有立即的衝擊。斯托真正的精彩，藏在一種很奇妙的錯覺裡：我們會以為自己只是走過草地、湖泊、樹林與幾座小神殿，但十八世紀的人其實把政治立場、道德觀念、古希臘神話、英國歷史、家族野心，甚至對一個「好國家」應該長什麼樣子的想像，全都塞進了這片風景。

更重要的是，斯托不是一次完成的作品。它像一篇被不同作者輪流改寫的長文。早期有人仍用整齊的直線控制自然，下一代設計師把道路彎起來，把湖泊做得像河，把圍牆藏起來；再下一代甚至直接重新雕塑一整條山谷。到了十九世紀，家族權勢與花費一起膨脹，最後在驚人的債務中崩潰；二十世紀花園又幾乎失去原貌，直到國民信託重新一點一點把它找回來。因此，斯托最有趣的不是「很多故事被放在一起」，而是這些故事真的彼此推動：政治改變了花園，花園改變了英國人的審

美，權力與財富又讓它失控，最後保存工作再把過去重新寫回土地。

在所有神殿之前，這裡其實先有一個村莊

斯托的故事並不是從十八世紀貴族突然買下一大片空地開始。1086 年《末日審判書》已經記錄這裡有聚落。中世紀時，教堂周圍曾經是一個真正有人生活的村莊。今天花園深處仍保留那座中世紀教區教堂，但原來的村舍與道路大多已經消失。

它們為什麼不見了？十七世紀坦普爾家族逐步建立私人鹿園時，原有村莊被清空。這件事本身就很值得想一想：我們今天覺得開闊、浪漫、甚至「天然」的貴族景觀，有時候正是因為原本住在那裡的人與日常生活被移走，土地才有可能成為一整片由宅邸主人控制的視覺世界。

坦普爾家族不是傳統最古老的英國公爵世家。他們早期靠牧羊、羊毛與土地逐步累積財富，十六世紀後取得斯托，又透過婚姻、政府職位與投資向上移動。這個背景很重要，因為後來家族對政治地位、爵位與「被視為真正上流」的渴望，會一再出現在斯托的建築與花園裡。土地不只是一個家，它也是社會身分的證明。

到了十七世紀後期，家族已開始建立大型主宅。下一代科巴姆子爵繼承之後，斯托才真正從一座地方莊園，變成一場在全英國都有人談論的文化與政治實驗。

一個政治失意者，如何把私人莊園變成公開的政治論述

第一代科巴姆子爵理查 坦普爾（Richard Temple, 1st Viscount Cobham）的人生，本來完全可以照著十八世紀成功貴族的標準劇本走。他是軍人，參與過歐洲戰爭，有聲望；也是輝格黨政治人物，曾進入政府核心。1715 年，他又娶了富裕釀酒業家族的安妮，帶來一筆讓斯托能大規模擴建的嫁妝。

但他後來和首相羅伯特 沃波爾（Robert Walpole）徹底翻臉。沃波爾常被視為英國第一位實質上的首相，善於用官職、資源與議會操作維持長期統治。支持者認為他帶來穩定；反對者則認為他代表腐敗、政治交易與權力集中。科巴姆從政府內部變成反對派，政治失意反而讓斯托變得更重要：既然不能完全在倫敦權力中心發言，他就在自己的土地上建立另一個舞台。

這時斯托身邊聚起一群年輕反對派，被戲稱為「科巴姆小將」。其中的老威廉 皮特、喬治 格倫維爾後來都當過首相。他們到斯托不是只來度週末。友誼神殿裡有廚房、酒窖和政治盟友胸像，是真正能喝酒、談政治、建立同盟的空間。天花板上的寓意畫還把「友誼、正義、自由」直接放在他們頭頂。

1737 年，和父王喬治二世關係惡劣的威爾斯親王腓特烈也來到斯托。反對派開始把他想像成未來可能帶來新政治風氣的「愛國王子」。這使斯托的政治意味變得更濃：一群反政府的貴族與年輕政治人物，在一位未來可能繼承王位的王子周圍，一邊談自由、反腐敗與理想統治，一邊把這些理念一座一座蓋進花園。

所以，後來看到那些神殿時，最重要的不是把它們當作「裝飾亭」。它們更像政治漫畫、社論與歷史課本的混合體，只是科巴姆不用印刷油墨，而是用石頭、雕像與道路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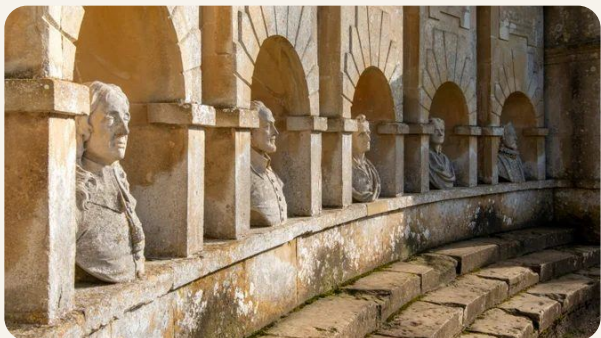
友誼神殿：一場政治聚會，連天花板都在嘲諷國王

友誼神殿原本的室內比今天完整得多。牆邊放著十位科巴姆政治圈人物的胸像，包括威爾斯親王、切斯特菲爾德伯爵、皮特等人；地下室則有廚房與充足酒窖。它真的是一間可以待上一晚、吃喝談政治的房子，而不只是一個遠景。

最有意思的是天花板畫。畫面中的不列顛女神身邊有人舉著愛德華三世與伊莉莎白一世兩個被理想化的統治時代；另一邊則遞上一個代表當時喬治二世統治的標籤。女神卻用斗篷把它遮起來，彷彿不願接受。這是一個很直接、卻又沒有明講的政治笑話：『我們知道什麼叫偉大統治，而你現在這個版本，我們不太想承認。』

這種寫法是斯托最有趣的地方。科巴姆幾乎從不直接在石頭上寫「我討厭沃波爾」。他總是先請歷史、神話或寓言人物開口。只要客人有足夠文化背景，就會自然把古代故事和眼前政治連起來。

英國賢人殿：十六個歷史人物，其實在替十八世紀政治說話



英國賢人殿（Temple of British Worthies）。人物被分成思想與行動兩側。它看起來像英國名人堂，其實是全園最明顯的政治文本之一。

英國賢人殿把十六位人物放進半圓形壁龕。左邊是靠思想與創造留下名聲的人：莎士比亞、洛克、牛頓、培根、彌爾頓、建築師伊尼戈 瓊斯等；右邊則是靠行動塑造國家的君主、軍人、航海家與政治人物。這個分類本身已經像一套公民教育：一個偉大的國家需要思想，也需要行動。

但科巴姆不是在編客觀歷史教科書。他挑的人和碑文，都能拿來影射當代。阿爾弗雷德大帝被描述成建立法律、維護自由、壓制腐敗的好統治者；當十八世紀遊客讀到這些話，自然會想到喬治二世是否符合這個標準。黑太子愛德華被讚美成功卻不傲慢，又很容易讓人聯想到科巴姆支持的威爾斯親王。

最故意的一位是約翰 巴納德爵士。他當時根本還沒死，是倫敦商人與國會議員，也是沃波爾的公開反對者。一個活著的反對派議員，居然和牛頓、莎士比亞、阿爾弗雷德大帝一起變成「不朽賢人」，這幾乎不可能只是巧合。它等於告訴來訪者：如果你想知道什麼叫公共道德，就看巴納德；如果知道反面，大概就去想沃波爾。

更重要的是，這套訊息沒有停在莊園裡。賢人殿的碑文在 1740 年被《倫敦雜誌》全文刊登，之後又進入著名

英國旅行書。所以一座私人花園裡的石牆，實際上也參與了全國政治文化。

還有一位「第十七位賢人」，只不過他是一條狗

賢人殿背面原本有一塊紀念義大利靈緹犬費多的碑文。文字故意用極其莊嚴的口吻，說他不追求虛榮、不奉承權貴、不染惡習，忠於朋友、是好丈夫，也是哲學家。讀到最後才發現，這位道德完人是一條狗。把狗寫得比政治人物更正直，是很典型的英國式反諷：真正有美德的，也許反而不是那些最愛談美德的人。

極樂園：古希臘人和英國人隔著一條河，彼此證明「什麼叫值得被記住」



古代美德神殿（Temple of Ancient Virtue）。這座看似古老的圓形神殿其實建於 1730 年代，用四位希臘人物代表科巴姆認為當代政治人物缺少的德行。

威廉 肯特（William Kent）在 1730 年代塑造的極樂園，是斯托政治與園林美學最完美的交會。「極樂園」來自希臘神話，是英雄與善人死後前往的理想世界。所以一走進這裡，科巴姆其實已經先告訴你：我們現在不是普通湖畔，而是在一個專門談「值得被後世記憶的人」的空間。

河的一邊是古代美德神殿，供奉四位古希臘人物：蘇格拉底代表哲學，萊庫古代表立法，荷馬代表詩歌，伊巴密濃達代表軍事與公共責任。官方歷史紀錄直接指出，科巴姆挑這四人，就是因為他認為自己時代的公共人物缺少這些德行。也就是說，古希臘在這裡不是純古典崇拜，而是一面照向十八世紀英國的鏡子。

河另一邊則是英國賢人殿。兩邊合在一起，論點就完整了：古典世界提供美德的原型，英國歷史裡也有人能接住這些價值。科巴姆最想說的其實不是『古代比較好』，而是『英國若要成為好國家，就要延續那些古代德行』。

這也是為什麼斯托不能只把建築一棟棟分開看。古代美德神殿單獨看是一座漂亮圓亭；英國賢人殿單獨看是一面胸像牆。只有知道它們被安排在同一個極樂園、隔水相望，才會看出這其實是一整句話。

惡德、美德、自由：把一個人的人生選擇，變成三條真的可以走的路

十八世紀受教育階層非常熟悉古典神話，其中一個常見故事是年輕的海克力士必須在惡德與美德之間選擇。斯托把這個寓言直接變成路線。走惡德之路，會進入和維納斯、情慾、誘惑、享樂有關的區域；走美德之路，則經過橋與水，進入極樂園；自由之路最長、也最辛苦，連接一系列政治與國家象徵。

惡德之路不是一份板著臉的道德說教。維納斯神殿面向湖水，周圍安排了克麗奧佩脫拉、尼祿等以情慾或放縱聞名的人物，附近還有黛朵洞穴。黛朵是古羅馬史詩《埃涅阿斯紀》裡愛上埃涅阿斯、最後因被拋棄而自殺的迦太基女王。這些故事既有警告，也有十八世紀貴族喜歡的曖昧、愛情與戲劇趣味。

美德之路刻意不是完全輕鬆的直線。遊客要過橋、繞水、穿樹林才抵達極樂園。國民信託今天很幽默地解釋：走美德之路本來就不應該太容易。這種設計把思想和身體經驗綁在一起：不是站在牌子前讀「美德很重要」，而是自己真的要多走一段路。

自由之路則把科巴姆的政治想像拉到最大尺度。帕拉第奧橋、友誼神殿、哥德神殿、希臘谷、和諧與勝利神殿等建築被串在一起。自由並不被呈現成一句抽象口號，而被寫成一條很長的路：要有友誼與政治同盟，要有古代智慧，也要有英國自己的歷史傳統，最後還要有國家在戰爭中取得勝利。這套價值觀未必是我們今天會完整接受的，但它非常清楚地展示了十八世紀英國菁英如何理解「自由」。

另一條同時發生的革命：人開始不想讓花園看起來像花園

科巴姆把政治放進園林時，英國人的審美也正在改變。十七世紀的豪華庭園往往強調人對自然的控制：道路要直，樹要排成行，花壇要對稱，水池最好有明確幾何形。看的人一眼就知道，這是權力把土地整理成秩序。

斯托的特別之處，是在不到三十年裡，幾個重要人物接力把這種秩序慢慢拆掉。查爾斯 布里奇曼最早在 1711 年來到斯托。他仍然保留正式軸線與規則水面，卻開始把園子的視野往外推。十一英畝湖、八角湖以及整圈步道，把園子從房子旁邊的小花園，擴展成需要真正步行才能體驗的大景觀。

建築師約翰 范布勒在 1719 年後加入。他不是園丁，但很懂戲劇。他設計圓亭、湖畔亭閣等建築，讓園子不只是植物，而開始有一個個可以從遠處看、走近、再回頭看的「場景」。范布勒去世後，詹姆斯 吉布斯接手，增加帕拉第奧橋、友誼神殿、女王神殿等更成熟的建築。

真正把規矩鬆開的人是威廉 肯特。他在義大利住過多年，熟悉古典遺址與風景畫。肯特不再希望每一條路都讓人預先看見終點；他讓道路彎起來，樹木成為不規則群落，神殿藏在轉角或樹後，先消失，再突然出現。極樂園就是這種方法的代表。花園開始從「平面幾何」變成「時間藝術」：你必須走，風景才會一幕幕發生。

隱牆壕溝：一堵看不見的牆，竟然改變了整個英國鄉村的樣子

園林要假裝自然，最大的敵人其實是圍牆。豪宅前面的草地若要和遠方牧場連成一片，牛羊卻又不能跑到主人窗前吃花，那怎麼辦？答案是一種非常聰明的下沉式屏障：隱牆壕溝（ha-ha）。

它把牆放到一道挖低的壕溝裡。站在宅邸或花園這一邊，眼睛看不到牆，草地好像一直延伸到遠方；但從牲畜那一側，仍然有一道垂直障礙跨不過去。這讓私人正式花園和真正用來放牧的農地第一次能在視覺上變成同一片景色。

1724 年來訪的約翰 珀西瓦爾寫信給表親時，特別提到斯托沒有被可見的牆包住，讓人完全不知道有植栽的散步路到底延伸到哪裡。這段第一手記錄比任何教科書都更能說明它當時有多新鮮：今天我們已經太習慣這種「草坪自然延伸」的英國莊園照片，所以反而很難想像第一次看到沒有可見邊界，竟然會是一種視覺震撼。

斯托的隱牆壕溝不是全世界第一個，這種做法更早已在歐洲出現；但斯托把它用到很大的尺度，也讓它成為英國景觀園林的標準工具。後來布朗等設計師把這種效果推到極致，以至於今天「沒有圍牆的自然英國鄉村」本身，某種程度上就是一個成功到讓我們忘記它是設計的設計。

蘭斯洛特 布朗：在這裡，他先是一個領薪水的園丁，才變成改造全英國的人



蘭斯洛特「潛能」布朗（Lancelot 'Capability' Brown）。後來他替兩百多座英國莊園重塑景觀，但斯托是他真正生活、工作與學習十年的地方。

蘭斯洛特 布朗後來名氣大到幾乎成為「英式風景庭園」的代名詞。但 1739 年來斯托時，他還只是二十多歲的副園丁。兩年後升成總園丁，也就是說，他不是以名建築師姿態受邀來完成一個作品，而是在這裡一路做上去。

斯托對他不是案場，而是生活。1744 年，他在花園中央那座中世紀教區教堂和布麗姬特 韋耶特結婚，孩子也在斯托出生與受洗。白天，他管理園地、修路、種樹、監督建築；同時又和肯特、吉布斯這些頂尖設計師一起工作。科巴姆還允許他去其他富裕地主的莊園提供建議，使他逐漸建立私人客戶。



希臘谷（Grecian Valley）。如果不知道工程背景，很容易以為這只是地形本來就這麼漂亮；其實布朗為了塑造谷地，讓人力與馬車搬走約 24,000 立方公尺土。

布朗在斯托最重要的作品之一，是希臘谷。我們今天看到一整片柔和草坡，好像大自然自己畫出來；實際上 1746 年施工時，他們用鏟子、手推車和馬車搬走約兩萬四千立方公尺土。這種工程最不可思議的地方，是成功的標準正好是「看不出有工程」。

1751 年，三十五歲的布朗離開斯托成為獨立設計師。之後數十年，他把彎曲湖泊、寬闊草坪、自然樹群、隱藏邊界與遠景建築帶到全國各地。所以如果後面旅行看到其他英國莊園，覺得風景『很自然、很英國』，其實很可能正在看一套先在斯托這類地方成熟、再被全國複製的視覺語言。

同一個花園裡，為什麼一下古希臘、一下哥德、一下又是帕拉第奧？



帕拉第奧橋（Palladian Bridge）。它既是古典建築的視覺焦點，也是一座特別加寬、可以讓馬車真的駛過的橋。

斯托不追求建築風格統一。恰恰相反，不同風格本身就是意義。帕拉第奧式從古羅馬與義大利文藝復興來，代表理性、比例與文明秩序；古希臘神殿把自由、美德與古典民主想像拉進花園；哥德建築則把視線轉回中古英格蘭與所謂古老憲政傳統。

這樣的園子很像一個十八世紀人的「文明博物館」，只是沒有把建築放進展覽館，而是散在真實土地上。每走進一種風格，就進入一套不同歷史記憶。



哥德神殿（Gothic Temple）。看起來像中古遺跡，實際建於 1741 年，是十八世紀人重新想像「古老英格蘭」的作品。

哥德神殿的政治意味尤其明顯。十八世紀一些輝格黨人喜歡把英國自由追溯到撒克遜與中古時期，認為英國人本來就有古老權利，政府不能隨便奪走。因此，哥德風格在這裡不只是浪漫或神秘，也能代表『英國自己的自由傳統』。

更有趣的是，哥德神殿今天又多了一層完全不同的生命。它由地標信託管理，平常是一棟可以住宿的歷史建築；所以一座原本為十八世紀政治寓意而造的神殿，如今竟成了二十一世紀旅客可以睡覺的度假屋。而我們 9 月 20 日剛好碰到文化遺產開放日，可以免費進入內部。

希臘神殿後來為什麼突然變成「勝利神殿」？

科巴姆把希臘視為歐洲自由文明的源頭，因此 1747 年在希臘谷上方興建一座巨大的希臘式神殿。這座建築本身在英國建築史上也很早，常被視為英格蘭最早的重要希臘復興建築之一。

但是政治環境會改變建築的意思。1756 年後英國和法國進入七年戰爭。戰爭橫跨歐洲、北美、加勒比海、印度與海洋，是一場真正全球性的帝國競逐。英國取得一系列勝利後，科巴姆的繼承人把原本純粹歌頌希臘的建築重新裝飾，改名為和諧與勝利神殿。

於是同一座神殿先說「自由來自古希臘」，後來又說「英國正在世界上取得勝利」。這正好說明斯托不是一套固定密碼。不同主人與不同政治時刻，會把新的意義寫進舊建築。花園因此不像一本印好後再也不能改的書，更像一份幾代人不斷增刪的手稿。

三百年前，陌生人已經會專程來看，而且也需要先讀一本指南

科巴姆並沒有把斯托完全鎖成私人世界。1717 年，他在入口附近建新驛站旅店，專門接待前來看花園的旅客。旅客可以停馬車、吃飯、住宿，再從那裡進入花園。這個安排本身就顯示，斯托很早就有意識地把自己做成一個可以被陌生人觀看的場所。

到了 1740 年代，遊客已經需要專門的導覽書。1744 年起出版的園林指南會解釋神殿、雕像、寓意與路線。所以今天如果覺得斯托很難『直接看懂』，不用覺得自己文化背景不夠；十八世紀的人也會買一本書邊走邊讀。這座花園原本就設計成需要被解碼。

來訪者有貴族、外國王室、外交官，也有律師、醫師、牧師、學者、商人和藝術家。很多地主來了之後直接把看到的設計帶回自己莊園。因此斯托不是單純被後世研究者封為『重要』，它在當時就像一座景觀設計示範中心：新的隱牆壕溝、新的彎湖、新的樹群、新的古典神殿，一旦在這裡成功，就迅速被別人模仿。

這也是斯托影響遠超出白金漢郡的原因。英式風景庭園後來傳遍英國，再影響歐洲與北美。當我們今天說「典型英國莊園就應該是大片草地和自然湖泊」，其實是在說一套十八世紀被成功出口到世界的審美。

花園裡一直談「自由」，但家族財富的另一面卻讓這個詞變得不那麼單純

斯托的政治寓意很容易讓人喜歡：反腐敗、好政府、自由、美德。可是如果故事講到十九世紀，就會出現一個很不舒服、也很重要的矛盾。坦普爾-格倫維爾家族的財富並不只來自英國土地。十七世紀的一筆重要婚姻財產部分涉及維吉尼亞公司投資；家族也有人擔任殖民地事務相關官職。

後來透過婚姻，牙買加的霍普糖園進入家族財產。英國殖民地廢除奴隸制度後，政府支付補償給奴隸主，而不是被奴役者。家族後來的一位公爵因糖園中 379 名被奴役者而取得超過六千六百英鎊的補償。

這並不表示十八世紀科巴姆建花園時，每一座神殿都直接用奴隸制收入支付；歷史因果不能這樣簡化。但它確實告訴我們，到了十九世紀，維持這種貴族生活的財富來源已經和帝國經濟緊密相連。最值得想的反而是那個反差：花園裡不斷歌頌自由，但擁有它的家族同時又置身一個剝奪別人自由的帝國制度中。

這使斯托的『自由』從漂亮口號變成真正值得思考的問題。人很容易要求政府尊重自己的自由，卻不一定看得見自己財富建立在誰的不自由之上。兩件事放在同一個地方，反而比單獨講其中任何一邊更接近真實歷史。

從四位首相的家族，到「世界最大債務人」：斯托最戲劇性的部分其實是崩潰

十八世紀後半到十九世紀初，坦普爾-格倫維爾家族政治地位達到驚人高度。家族與姻親網絡中先後出現四位英國首相；爵位與姓氏一再疊加，宅邸也越來越巨大。全盛時期，設計花園超過三百英畝，約有四十座神殿與一百件雕塑；整個地產一度達一萬英畝，跨越三個郡。

問題是，地位越高，花錢也越失控。第一代白金漢暨錢多斯公爵本來就背負大量債務，1827 年還買了一艘遊艇，暫時關閉斯托，出海遊地中海。這趟旅行一方面躲債，一方面竟然還繼續購買古典藝術品。

兒子第二代公爵繼承之後，情況沒有改善。1845 年維多利亞女王和阿爾伯特親王來斯托住三天，公爵為了皇家接待又大規模整修宅邸、買東西、佈置房間。這種社會地位展示的邏輯很殘酷：越需要證明自己是頂級貴族，就越需要花錢維持頂級貴族的生活。

1848 年，帳終於算不下去。公爵欠債約一百五十萬英鎊，被形容為「世界上最大的債務人」。債權人控制斯托後，佳士得拍賣宅邸內容物，整場拍賣持續四十天。家具、藝術、瓷器、書籍、雕塑、生活用品，一代代累積的東西被一件件拆散。

想像一下這個反差：一百年前，科巴姆還用園林展示理性、秩序與好政府；一百年後，家族連自己的財務秩序都維持不了。斯托的興衰因此不是一句『有錢人敗家』就能講完，而是英國大宅制度自身的一種極端：土地、爵位、政治與消費彼此餵養，最後規模大到連最富有的家族都可能承受不起。

它為什麼沒有像很多大宅一樣被拆掉？

答案其實有一點運氣

1848 年拍賣並沒有立刻結束斯托。下一代努力整理財務，莊園也再次對遊客開放。但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英國大宅的社會基礎已經徹底改變。人工成本、稅收、土地收入與整個貴族生活方式都不再像十九世紀。1921 年，剩餘地產終於被出售。

一度有人希望把斯托送給國家，但沒有足夠基金維持。1922 年宅邸再次遭受大型拍賣，連家族檔案也被售出，今天主要收藏在美國。照這個趨勢，斯托完全可能走向拆除。

救下主宅的竟然是學校。1923 年斯托學校成立，最早只有 99 名男學生。一棟原本用來招待王室、政治人物與上流賓客的豪宅，從此變成教室、宿舍與學生生活空間。這種再利用雖然和原本用途完全不同，卻讓建築有了持續存在的經濟理由。

花園則沒有這麼幸運。二十世紀很多步道消失、神殿破損、樹木長大遮住原本精心安排的視線。直到 1989 年，斯托學校把倖存花園與紀念建築交給英國國民信託，真正系統性的復原才開始。

這種復原非常像歷史偵探工作。保育人員不是憑感覺把園子『弄漂亮』，而是比較老地圖、版畫、舊旅遊指南、考古痕跡與照片，找回消失的道路，重新打開被樹遮住的視線，把雕像與建築重新放回能互相對話的位置。新驛站旅店也被重新買回、修復，2012 年再次成為遊客入口。

因此我們今天看到的斯托，其實包含兩次大型人工創造。第一次是十八世紀的人努力把人工做得像自然；第二次則是現代保育者努力把後來失去的人工設計重新找回。結果我們站在那裡，可能還是只覺得『這片草地很自然』。某種程度上，這正好證明兩次工程都成功了。

到了現場，也許會發現：斯托不是要「看完」，而是要慢慢開始讀懂

我們不需要把四十座神殿全背起來，也不需要每個雕像都認識。真正有用的是讓幾條故事留在腦子裡。當看到英國賢人殿，可以記得那不是名人堂，而是一場借古諷今的政治辯論，背後還藏著一條比政治人物更有美德的狗；走進極樂園，可以想起古希臘與英國歷史被安排在河的兩邊互相照映。

當草地看起來無限延伸，可以找找那條故意藏起來的隱牆壕溝；走進希臘谷，可以想像布朗還只是領薪水的總園丁，靠鏟子、手推車與馬重新雕塑地形；看到哥德神殿，也可以記得它從來不是中古遺跡，而是十八世紀人為了想像『古老英格蘭自由』而造出的新建築。

如果覺得景色很平靜，也可以把後來的家族崩潰放進畫面：同一片土地曾經招待王室、培養未來首相、展示英國的政治理想；最後主人卻因債務看著四十天拍賣把家中物品一件件搬走。再過七十多年，陌生的學生進住住宅；又過幾十年，保育人員開始重新尋找那些已經消失的十八世紀道路。

斯托之所以重要，不是因為它保存了一個完美的時代，而是它把幾個非常不同的英國都留在同一塊土地上：政治理想與政治諷刺、古典文明與本土歷史、自然美學與巨大人工、帝國財富與自由論述、極度奢華與破產、私人權力與公共保存。等這些故事在腦中彼此連起來之後，那些原本可能只像『草地、湖水和幾座亭子』的景色，就會開始變成一座真正有很多聲音的花園。

9月20日的特別版本

我們去的那天正好是 2026 年文化遺產開放週最後一天。花園免費入場，平常作為歷史度假屋使用的哥德神殿會特別開放內部，時間為 10:30-16:30。這表示其中一個最重要的政治建築，不只是遠遠看，而是可以真正走進去。

主要資料來源

- 英國國民信託（National Trust）：斯托整體歷史、園林設計師、英國賢人殿、古代美德神殿、惡德／美德／自由三條路線、隱牆壕溝、希臘谷、蘭斯洛特 布朗、建築與雕像、殖民及奴隸制度關聯、以及現代修復工程。
- 英國國民信託歷史環境紀錄：友誼神殿室內政治寓意、英國賢人殿各人物與沃波爾政治的對照、費多靈緹犬碑文、古代美德神殿及其他園林建築的深入研究。
- 斯托主宅保存信託（Stowe House Preservation Trust）：坦普爾-格倫維爾家族的政治崛起、宅邸擴建、皇家來訪、十九世紀債務危機與 1848 年大拍賣、斯托學校成立與主宅修復。
- 倫敦大學學院英國奴隸制度遺產資料庫：家族與牙買加產業及奴隸制度補償的關聯。
- 地標信託（Landmark Trust）：哥德神殿歷史及 2026 年 9 月 19-20 日特別開放資訊。

圖片主要來自斯托花園及相關歷史機構的公開旅行與歷史資料。本文為本次家族旅行的行前閱讀材料，重點放在讓不同歷史線索在閱讀時彼此連接，而不是把各建築拆成單獨百科條目。